

巴塞尔姆的 白雪公主

〔美〕唐纳德·巴塞尔姆 著

王伟庆 译



SNOW WHITE

南海出版公司

巴塞尔姆的
白雪公主

〔美〕唐纳德·巴塞尔姆 著
王伟庆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 / (美) 巴塞爾姆著 ; 王伟庆译.
— 海口 : 南海出版公司, 2015.3
ISBN 978-7-5442-7545-3
I. ①巴… II. ①巴… ②王… III. ①童话-美国-现代 IV. ①I712.8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76029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30-2014-151

SNOW WHITE
Copyright © 1965, 1967, Donald Barthelme
All rights reserved.

巴塞爾姆的白雪公主

[美] 唐纳德·巴塞爾姆 著
王伟庆 译

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(0898)66568511
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经 销 新华书店

责任编辑 黄宁群
特邀编辑 陈怡萍 刘文茵
装帧设计 金山
内文制作 周文彬

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32
印 张 7
字 数 65千
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
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7545-3
定 价 35.00元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
www.readinglife.com
出品

献给比吉特

第

一

部

她是一个黑发美人，高个子，身上长着许多美人痣：胸上一颗，肚子上一颗，膝盖上一颗，脚踝上一颗，臀部上一颗，脖子后面一颗。它们全长在左边，从上到下，几乎能列成一排：



她的头发黑如乌木，皮肤洁白如雪。

比尔 现在开始厌倦白雪公主了，但他无法告诉她。不，那样做可不行。比尔还无法忍受有人碰他。这也是以前没有的事。让谁碰都无法忍受，不仅白雪公主，还有凯文、爱德华、休伯特、亨利、克莱姆和丹。这可是头头比尔的怪癖。我们猜想他是不愿再卷入人事纠纷。一种隐退。隐退是处理焦虑的四种方式之一。我们猜想比尔不愿让人碰萌发于此。丹不同意这种焦虑理论。他猜想比尔不愿让人碰是一种形而上的状态的生理表现，并非焦虑。但只有他一个人这么想，我们其他人都支持焦虑说法。比尔已经通过微妙的方式让我们知道他不愿让人碰他。假如他跌倒了，你不要扶他起来。假如有人伸手致意，他仅仅报以微笑。假如该去刷洗房子，他会拎起自己的桶。千万不要递给他一个桶，因为那样做，你们的手也许会接触。比尔厌倦了

白雪公主。她肯定已经注意到他现在不去淋浴间了。我们确信她肯定已经注意到了。但是比尔还没有具体地告诉她他厌倦了她。他还没有勇气说出那些残酷的话，我们猜想。由于缺少勇气，他把那些残酷的话锁在心里。白雪公主肯定认为这些天他不去淋浴间是表示他不喜欢让人碰他。我们确信她这么想过。但她把“不喜欢”归咎于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。

“世界上要是有几个我很少听到的字该多好啊！”白雪公主大声感叹。我们围坐在有“害怕”、“小鸡”和“耗子”的大纸板盒子的早餐桌旁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世界上她很少听到的字？会是哪些字呢？“鱼的黏液。”霍华德说，而他是来做客的，非常粗野。我们马上后悔把睡袋借给了他，于是就拿了回来，另外，还拿走他的碗，碗里的小鸡，小鸡顶上的牛奶以及他的匙子、餐巾和椅子，然后扔盒子打他。这是在告诉他他不再受欢迎了。很快，我们就把他打发掉了。但问题仍然留在那里。那是些什么字呢？“现在我们又得吃苦了。”凯文说，不过凯文这家伙容易失去信心。“必须说！”比尔命令着。听他这么说，我们很高兴，因为他还是我们的头儿，虽然最近有些人一直在琢磨他怎么了。“谋

杀和创造！^①”亨利说。话虽不够劲，但我们鼓了掌。白雪公主说：“这可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”她的话鼓起了我们的勇气，于是大家纷纷张口，说一些大致令人满意或至少合适的东西，暂时解决眼下的问题。整个事情暂时掩饰了过去，没有公开爆发。如果公开爆发，那么，那个星期一，我们就真的要吃大苦头了。

① 英文原文为 **murder and create**。出自著名诗人 T.S. 艾略特的诗作《J. 阿尔弗雷德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》。

然后 我们出去刷洗房子。干净的楼房使我们的眼里充满阳光，心中感到人是可以臻致完美的。另外，它们是看姑娘的好地方，那些高高的、晃动的木头平台：你盯着她们红的、金黄的和梅花色的头顶，会看到一幅罕见的景象。从上面看，她们像靶子，梅花色的头是靶心，波状的海军蓝的裙子是粗粗的圆圈。在前面晃动的白腿或黑腿，仿佛是有有人在靶子上方挥动着手臂叫喊：“你没打中靶子，因为你没有充分考虑到风的因素！”我们真想向她们这些靶子射箭。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但是，我们也得留心那些楼房，灰灰的，在假建筑和金属框架里显得高贵。我们叼着蒂帕里罗雪茄，身上系着重重的叮当作响的腰带，桶里装着水，棍子上绑着橡皮刷子。我们还将啤酒瓶带了上来，把酒当作第二顿早餐，尽管这样做是犯法的，但我们这么高，谁

也弄不清楚。可惜霍格·德·伯杰拉克没和我们在一起，因为这种经历或许对他不无益处，会使他变得不那么令人讨厌。不过，他或许会趁机干一桩更讨厌的事。他或许会往下面的街道上扔空啤酒罐，在那些姑娘们的脚下扔上满满一堆，而姑娘们此时正设法在正确的楼里寻找合适的打字机。

现在，她写完了一首足足四页的又臭又长的诗，不让我们读，绝对拒绝。她非常坚决。我们是碰巧发现的。我们早到家了，已经在门厅里晃悠了一阵，思考着是否应该进去。一种奇怪的想法，某种预兆。然后我们走了进去。“这是邮件。”我们说。我们看见她在写东西。“这是邮件。”我们又说了一遍。通常她喜欢扑在邮件上，但这次她却聚精会神地忙着，没有抬头看，连眼睛都不眨一眨。“你在那儿干什么？”我们问，“写东西？”白雪公主抬起头来。“是的。”她说，然后又低下头去，没有丝毫感情影响到她那双黑眼睛的颜色。“写信？”我们问，心里想着这封信是写给谁的，关于什么。“不。”她说。“列单子？”我们问，并在她雪白的脸上寻找温情的痕迹，但是却没有找到丝毫。“不。”她说。这时，我们发现她已经把绿碗里的郁金香挪到了蓝

碗里。“那么是什么呢？”我们问。我们发现她已经把百合花从写字台移到了梳妆柜上。“那么是什么呢？”我们又问了一遍。我们注意到她已经把火焰草一路拉进了厨房。“诗。”她说。我们手里还拿着邮件。“诗？”我们问。“诗。”她说。地毯上有一块肉，就在那儿。“那么，”我们问，“我们能看一下吗？”“不行。”她答道。“有多长？”我们问。“四页，”她说，“目前是这样。”“四页！”想想看，多么伟大的作品……